

研究紀要

來自偏鄉的聲音：家有青少年脆弱家庭的受困經驗與接受服務後轉變初探

劉弘毅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涂筱菁*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24 年 9 月 1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 通訊作者：xjtu2022@mail.tcu.edu.tw

中文摘要

台灣自 2018 年推行社會安全網政策，強化脆弱家庭服務，然相關實證研究仍顯不足，尤其缺乏服務使用者主體經驗之探討。本研究與東部某脆弱家庭支持方案合作，以多個案研究法訪談 4 戶家庭共 6 名成員，探究其多重困境經驗與服務使用成效。研究結果發現經濟壓力、家庭關係不佳、與身心行為三項主要議題，並反映偏鄉地區的就業機會與傳統性別角色限制。以需求導向的全面性支持、持續性陪伴與即時回應、及多元且充足的資源網絡，才足以回應多重需求，並帶動脆弱家庭的轉變。然而，受訪家庭的轉變主要集中在子女行為問題、照顧者心理健康、及家庭關係改善，無法克服結構性問題。家人共同面對問題，而非僅由主要照顧者承擔，是本方案最顯著的服務效果。

關鍵字：多個案研究法、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服務、社會支持

Voices from Rural Area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Hardship Experiences of Vulnerable Families with Adolescents and Their Changes after Receiving Services

Hung-Yi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zuchi University

Xiao-Jing T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zu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s Social Safety Net policy in 2018,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families remains underdeveloped, particularly from service-user perspectiv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support program in eastern Taiwan, this multiple-case study interviewed six participants from four households raising adolescent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adversities they experience and their perceived service outcom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ree primary challenges: pronounced economic pressure, strained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behavioral challenges, compounded by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rural employment scarcity and entrenched gender role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requires holistic needs-based support, sustained support with timely responsiveness, and sufficient resource network. Notably, positive changes were reported in adolescents' behavior, caregivers' mental well-being, and family dynamics. However, structural barriers remained largely unaddressed. Encouraging all family members to confront problems together,

rather than overburdening a single caregiver, emerged as a pivotal outcome of this family support program.

Keywords: Multiple-case Study, Social Safety Net, Vulnerable Family Support Service, Social Support, Taiwan

壹、前言

台灣在兒童保護系統的發展過程中，針對危機家庭的服務經歷多次變革。初期，政府在 2004 年推出《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施計畫》（簡稱「高風險方案」），透過社工的關懷訪視與及早辨識，降低兒童虐待發生的風險，以達成次級預防的效果。經過十餘年的運作，高風險方案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政府不同部門缺乏合作共識、跨組織社工溝通不良、委託單位未發揮網絡協調功能，以致高風險服務事倍功半（林揚崇，2017）。甚至承接單位的專業訓練不足，雖然宣稱家庭服務，卻仍以「症狀處理」為主，對於家庭、關係、及兒少身心發展的認識都有所不足，處遇策略未能對症下藥（鄭麗珍、吳書昀、陳宜珍，2016）。這些問題凸顯出兒童保護系統在面對高危機家庭時，需要進一步政策調整及資源投入，確保所有兒童都能在安全環境中順利成長。

因應高風險方案的不足，行政院在 2018 年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一期計畫》，提出「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服務，將「高風險家庭」重新命名為「脆弱家庭」，納入社會安全網的三級預防系統。在第一期計畫中，為了提升服務量能，提供連續性和一站式服務，各地縣市政府開始廣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脆弱家庭服務（彭淑華、趙善如，2020）。同時，衛生福利部明訂脆弱家庭涵蓋家庭經濟陷困、家庭支持系統變化、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兒少發展不利處境、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個人生活適應困難等六大面向，並制定具體指標，以協助社工精準判斷。2021 年推動的第二期計畫，除了持續擴增社福中心的人力與資源，以便具備足夠服務量能，並且強化精神、司法等家庭服務，擴大社會安全網的覆蓋範圍。這些努力一方面持續關注脆弱

兒童與家庭，預防兒少保護事件的發生，另一方面積極支持家庭脫離脆弱性的負面環境，降低社會排除風險。

從高風險方案到脆弱家庭服務，兩者政策意涵都在於次級預防，透過提升通報率及正確度，發掘潛在需要服務的家庭，及早發現與協助（鄭麗珍等人，2016）。然而，脆弱家庭的需求顯然更為多元化，難以由單一組織提供全方位服務，因此需要構建充足的服務資源網絡，並推動協力合作。特別是社福中心需為一般社會民眾、低收入戶、遊民、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及早療兒童等多種類型個案提供服務，導致社工難以精通各種服務對象的處遇方式；甚至當案件數量不斷增長，脆弱家庭服務品質的維持更是挑戰（張雅惠，2022）。僅依賴社福中心不足以支撐社會安全網承接各種複雜需求的政策期待。社福中心必須培育民間組織，以其專長提供專精化服務，輔助並補強服務量能（朱慧容，2020）。在林萬億（2023）發表的「社會安全網的跨體系多機構分級分工架構」一文，清楚勾勒不同類型脆弱家庭如何由社福體系、其他社安網體系及民間部門分工合作。在社會福利體系，民間部門除了協助辨識家庭脆弱性，更需發展出預防性及支持性服務。因此，如何激勵民間部門發展因地制宜且有效能的家庭支持服務，成為社福中心的重要課題。

由於脆弱家庭服務的推動時間尚短，缺乏相關服務與成效研究。分析過往高風險、兒保或家庭處遇的服務研究，多以系統合作與資源強化為研究主軸（如蔡孟珊，2020；黃嘉均，2024），或從服務提供者角度來評估服務效能（林惠琴，2020；謝云洋，2021）。整體而言，既有研究多採取專家視角，並以系統合作為焦點，未能充分納入服務使用者的主體經驗。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在不同輔導與會議經驗中，亦觀察到部分社工可能因未能貼近使用者經驗，較難全面掌握家庭困境的複雜性，致使服務介入與目標設定未必充分符合案主需求。此外，當社工無法取得直接回饋，不僅不利於評估服務成效，甚至可能逐漸產

生自我質疑。因此，透過研究蒐集服務使用者的主體經驗，並深入探討家庭的多重議題，有助於社工發展對於脆弱家庭的詮釋視角，在處遇過程中更加精準地回應家庭困境。本研究亦是因為東部某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方案的社工主動聯繫，希望瞭解服務究竟是否帶來轉變，尋求後續服務規劃的證據基礎，方開啟合作契機。研究者因此以該方案的服務使用者為對象，進行家有青少年脆弱家庭的初步研究，希望呈現與探索服務使用者受困經驗，與接受服務帶來的轉變。

貳、文獻探討

一、脆弱家庭定義與特徵

脆弱家庭通常指面臨多重風險因素的家庭，例如貧困、失業、單親、家庭暴力、心理健康問題等。這些因素可能導致家庭功能失調，並對兒童的身心發展及福祉產生負面影響（Brooks-Gunn and Duncan, 1997）。英國研究報告指出該國家庭面臨的主要困難包括：所有成年人均失業且沒有中學後學歷、住房擁擠或低於標準、母親有心理健康問題、至少一位父母患有慢性疾病或身心障礙、收入低，以及缺乏購買特定食品和服裝的財力（Social Exclusion Task Office, 2007）。尤其是居住在公共住宅、母語非英語、單親及年輕母親的家庭更容易遭遇五種或以上的困難（Social Exclusion Task Office, 2007）。在台灣，脆弱家庭則被認為「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和其他身心障礙需求而受多重問題或風險影響，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上的脆弱性，需要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衛生福利部，2019）。根據政策規範，其需求主要涵蓋六個面向：家庭經濟困境、家庭支持系統變化、家庭關係衝突或疏

離、兒少發展不利處境、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以及個人生活適應困難。多重脆弱性是這些家庭所面臨的議題，並常出現下列幾種問題，衝擊個人與家庭的日常生活適應。

經濟不穩定是脆弱家庭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這些家庭往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經歷失業或居住不穩定等問題（Koball, Moore and Hernandez, 2021）。經濟困難導致這些家庭難以滿足基本需要，出現飲食不良、醫療保健不足和教育機會受限等問題，而基本條件欠佳可能削弱改善經濟狀況的機會，形成惡性循環。此外，主要照顧者承擔經濟及養育壓力，在缺乏社會支持與資源時，衍生的負面情緒將影響照顧者價值觀和教養方式（林俊瑩、邱欣怡、葉芝君，2012），也可能導致不良習性（如酗酒）及兒虐家暴事件（邱瑜瑾、姜義文，2010）。

健康問題也是脆弱家庭的常見議題，包括罹患慢性疾病、身心障礙、藥物濫用和缺乏醫療保健服務（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健康惡化不僅直接影響個人生活品質，也加劇家庭的惡劣處境。與健康問題相關的壓力和焦慮對家庭關係及成員整體福祉產生負面影響。許多脆弱家庭的成員因健康問題無法參與勞動市場，進一步削弱經濟改善的能力。值得關注的是，照顧者健康出現問題時，未成年照顧者的壓力與需求也受到影響。吳書昀（2011）指出未成年照顧者的照顧責任可能超出其能力，並影響青少年期發展需求。Yuan and Ku（2024）也發現父母罹患精神疾病，子女需承擔照顧責任，卻可能抗拒尋求外部幫助，獨自面對壓力，致使成長經驗支離破碎。

教育問題是脆弱家庭的另一個重大挑戰。低教育程度和缺乏優質教育資源限制了家庭成員的發展機會，並助長貧困的惡性循環。相較於一般家庭，弱勢家庭的父親較少參與孩子的生活照顧、學習及情感支持（張瑋娟、蔣姿儀、林季宜，2010），且因家庭教育資源不足，降低對孩子的教育期待（陳亞麗，2016）。這些家庭的兒童因此常有學業不佳，甚至輟學的風險。教育資源的匱乏導致他

們在學校中的表現不如人意，進而影響未來的職業發展和生活品質。研究指出提供有品質的教育、早期刺激、同儕互動機會都能夠明顯提升貧困家庭兒少的認知發展（Martínez-Sande, Pacheco, Martínez-González and Chajin, 2022）。

家庭動力是影響脆弱家庭的重要因素。家庭關係與子女幸福感密切相關。研究發現兒童幸福感來自正向家庭關係，尤其是家長的高品質陪伴及參與（盧妍伶、呂朝賢，2014）。家庭關係緊張和衝突會對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和整體福祉造成壓力。陳惠茹（2015）指出父母在高度親職壓力下容易出現忽視、虐待或專制的管教方式，不僅影響親子關係及子女認知情緒發展，更導致學校適應不良或偏差行為，再次推高親職壓力。家庭暴力、單親家庭和大家庭結構等都可能加劇家庭的脆弱性（Cummings and Miller-Graff, 2015）。如何調解家庭關係成為脆弱家庭服務的重要任務之一。

社會排除是脆弱家庭常面臨的困境之一。Doherty, Scott and Kinder（2004）指出社會邊緣化或處於不利地位、未能滿足服務條件、且抗拒服務是最難以觸及的三類人群。這些家庭常受到歧視，缺乏有效社會網絡，難以獲得滿足需求的資源和機會（Gallie and Paugam, 2000）。社會排除進一步加劇脆弱家庭的困境，使他們更難尋求幫助和支持，進一步陷入絕望和無助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處於社會邊緣及資源受限的家庭，傾向在兒童照顧相關事務尋求協助，然後藉此延伸社會經濟不同面向的協助議題（Hothersall, 2008）。因此一旦脆弱家庭因兒童照顧議題尋求協助，社工應視其為機會，協助家庭解決背後的排除問題，為其建立更有效的支持網絡。

總結而言，脆弱家庭常面臨多種問題同時發生，這些問題互為因果，其累積將對兒少的生活機會及發展產生不利影響（Hothersall, 2008），諸如學業不佳、行為問題、健康困擾及未來貧困風險。台灣研究也證實家中危險因子的累

積影響青少年的學業表現、偏差行為與心理健康（陳杏容，2016）。因此，減少家庭中危險因子的數量與影響，成為社工支持兒童正向發展的關鍵策略。

二、脆弱家庭服務與成效

2008 年，英國內閣辦公室發表《Think Family》報告，全面檢視家庭工作方法，並倡導以更全面的視野與脈絡來理解家庭生活，以促進整合性服務模式的發展。隨之，英國的兒童、學校暨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推動 Think Family 計劃，意在鼓勵地方政府以跨部門協作的方式，為面臨多重複雜問題的家庭提供早期支援，滿足全面需求，強化家庭內部的優勢及照顧能力，並特別關注最困難的家庭。Think Family 政策具有一組核心原則，運用在不同部門服務中（Tew, Morris, White, Featherstone and Fenton, 2016），包含：

- 1.以開放和靈活的視角理解「家庭」，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關係網絡，其中的成員未必具有血緣或婚姻關係，也不見得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 2.認識到家庭中的每位成員都擁有個人權利，並在家庭內外承擔多重角色與擁有多重關係。
- 3.著重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利用家庭優勢來減少問題衝擊，並促進正向結果。
- 4.採取「沒有敲錯門」策略，即無論是否轉介，都對所有家庭進行整體需求與能力評估。

由於脆弱家庭在日常生活面臨複雜的挑戰和多重劣勢，他們對安全、健康、衣物、食物、住房及情感福祉的需要形成交織的需求網絡，也必須應對不同服務系統和網絡。Hothersall（2008）建議可以從馬斯洛的需求階層來思考需求，也就是兒少能夠取得照顧、關注和支持，其危機程度就越低，越不需要進入保

護服務。王淑楨（2017）同意有效的家庭支持政策可以避免主要照顧者因為照顧資源不足，成為虐待子女的加害人。王滋苑（2016）針對台灣兒保服務使用者的研究發現，適當的經濟支持和親職討論能有效提升主要照顧者的技能，且親子活動能增進親子互動的正向經驗，而社工的陪伴與定期訪視則有助於建立關係與產生正向支持。實際且有策略的服務能有效減輕家庭的焦慮，進而改善他們的自我認知。

縱然家庭支持服務有助於脆弱家庭的家庭功能與降低兒童保護事件，但是需求、專業評估、及服務提供三者未必總是對稱。Mckeown（2000）強調弱勢家庭的支持工作根植於更全面的貧困與社會排斥的社會經濟背景，這些背景直接影響家庭支持工作的有效性。Shipley and Blakemore（2009）發現不同社會經濟群體在使用預防、二級或三級服務方面存在差異。社工必須關注家庭的主觀需求以及脈絡因素，而非只在乎自己的評估報告。例如脆弱家庭常婉拒僅聚焦於親職教育的計劃（Barlow, Kirkpatrick, Stewart-Brown and Davis, 2005），這代表計劃需先處理基本需求，如食物和健康問題，才有可能吸引家庭參與預防或主要計劃（Hogue, Johnson-Leckrone and Liddle, 1999）。

「關係」是另一項家庭服務中的關鍵議題。關係並不單指與社工建立的專業關係，更代表家庭平時具備的社會網絡。以前者而言，魏道名（2018）發現即便是兒保家庭，只要社工提供資源並長時間陪伴、傾聽與同理，通常能逐漸緩和緊張關係而降低家庭防備，進而共同達到處遇目標。只是關係建立仰賴於穩定而持續的家庭訪視，才能見到成效。Mckeown（2000）指出家庭訪視效果受到家長特質與孩子年齡等因素影響。例如：訪視對年齡較大、有嚴重精神與心理問題的兒童較無效。家長缺乏配合意願、社會支持匱乏、或對克服多重問題已喪失信心者也被證明訪視效果較差。

針對社會網絡，正式資源的取得往往仰賴於脆弱家庭的非正式網絡或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服務（如學校、診所）。一項澳大利亞研究發現家長通常缺乏必要的社交網絡來介紹相關服務，經常接觸的服務也時常錯失轉介到合適資源的機會（Winkworth, McArthur, Layton, Thomson and Wilson, 2010）。反向來看，鼓勵案主創造人際網絡、積極參與正向人際網絡、學習利用資源等，都可以讓治療更有效（Mckeown, 2000）。由此觀之，家庭支持服務應關注被高度社會排除的家庭，創造其社會連結機會。

台灣一直以來缺乏各種家庭支持服務的效益評估；若有，常以質性訪談為主。例如，魏道名（2018）便指出兒保家庭接受服務後，在親職功能、親子關係、家庭成員內在需求、兒少行為問題等有所改善。英國長年推動證據取向實務，定期檢驗政策與服務成效，成為推動家庭支持服務的佐證。英國房屋社區與地方政府事務部（Ministry for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在 2021 年發表了家庭支持服務的過往成果與未來發展方向報告，指出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間，使用家庭支持服務的家庭相比未接受者，在接受支持服務的 19-24 個月內，開始產生以下的差別：

1. 接受家外照顧服務的兒童數量從 2.5% 下降至 1.7%；減少 32%；
2. 被判監禁的成年人從 1.6% 下降至 1.2%（下降 25%）；
3. 被判處監禁的青少年從 0.8% 下降到 0.5%（下降 38%）；
4. 申請求職津貼的成人下降了 11%；
5.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該計劃每投資一英鎊即可節省 2.28 英鎊。

參、研究方法

台灣關於脆弱家庭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現有文獻多集中於網絡合作或從社工的專家視角分析服務，缺少服務使用者的經驗研究。而在社會安全網政策，地方政府及社福中心依據各地區服務需求，鼓勵民間組織根據專長發展家庭支持方案，但是由於各地家庭支持服務發展時間尚短，尚無相關研究整理經驗。唯有投入更多的實證研究，了解服務使用者的經驗與看法，方有助於家庭支持團隊在足夠證據中擬定策略。在此脈絡下，本研究與東部某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方案團隊合作，針對其服務對象進行初步研究，以探索服務使用者的受困經驗，與家庭支持服務帶來的改變。

本研究定位為描述性與探索性，旨於描繪服務使用者的受困經驗，並探索家庭支持服務經驗。相比量化研究著重規範性及通則建立，質性研究更能處理開放式問題，有效地獲得特定群體的行為、價值觀、觀點和社會背景的具體資訊，針對特定議題獲得動態與深入看法（Corner, Murray and Brett, 2019；Tscholl, Handschin, Rössler, Weiss, Spahn and Nöthiger, 2019）。針對尚未被充分研究的主題，質性研究更有利於從研究參與者的角度呈現其生命與接受服務經驗，為後續研究與實務啟發方向。因此，研究團隊決定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

該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方案以東部某鄉為服務地區，並以當地家有青少年的脆弱家庭為服務對象，協助社福中心以親子議題作為主要處遇目標。團隊已在該鄉從事青少年工作多年，但承接本方案僅兩年多，服務的脆弱家庭和個案數量有限。再加上根據合作契約，接受家庭支持服務的家庭進入其他服務系統時（如兒童保護或安置），該方案必須結案，這使得接受長期而完整服務的家庭更為稀少。經過與團隊反覆確認後，本研究最後以曾接受該支持服務達 1.5 年，且評估正進入結案程序或結案半年內的所有家庭為潛在研究對象。本研究

先由方案督導針對潛在研究對象進行電話說明與邀約；研究參與者同意後，方案督導提供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研究者進行意願再確認。研究者並不限以主要照顧者為訪談對象，訪談時順勢邀請家中其他成員，但卻因交通工具、接送、工作繁忙、害羞等各種原因，最終只有家戶 D 完成全戶訪談，其餘家戶仍僅主要照顧者參與研究。本研究最終有 4 個家庭中的 6 名成員參與研究。

研究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為資料收集方法，訪談大綱著重於研究參與者如何描述其受困經歷與接受服務經驗。本研究以個別訪談為主要資料收集方法，但是研究參與者中有一位未成年人（婷婷），因從未接受研究訪談而感到焦慮，要求與母親（美麗）共同訪談。考量本研究具探索性質，未成年人觀點在兒保、高風險和脆弱家庭研究中從未呈現，研究者同意改採團體訪談，以增加研究資料的豐厚性。唯訪談時，研究者需注意雙方主體性，不被另一方引導，才能達到雙方意見充分表達。

本研究最終完成了 4 場個別訪談和 1 場團體訪談，每次訪談持續約 1.5 至 2 小時。訪談時間和地點由研究參與者決定，以滿足家庭照顧與交通需求，並降低訪談顧慮。研究參與者除婷婷為 16 歲，其餘年紀皆介於 40-45 歲，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

表1：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代號	家戶	性別	家庭結構	職業	服務時程
巧媽	A	女	雙親	家管	2年1個月
宜人	B	女	單親	週間社會勞動役，假日為兼職派遣人力	1年6個月
高銘	C	男	單親	臨時工	1年5個月
美麗	D	女	雙親	早餐店員	1年8個月
凱翔		男		貨車司機	1年8個月
婷婷		女		高職進修部	1年8個月

本研究為研究者與社工機構的合作研究，無研究經費，因此未送倫理委員會審查。研究團隊均任教大學，具有研究經驗，因此依循研究倫理原則，透過下列流程保護研究參與者：（1）研究者透過電話解釋研究，並確認研究參與意願；（2）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再次解釋研究目的，告知研究參與者可拒絕回答問題或終止訪談，並徵求同意進行錄音，隨後簽署同意書；（3）基於互惠原則，研究者自費提供 500 元禮券；（4）訪談結束後，方案督導致電關心研究參與者，詢問是否感受不當壓力或創傷；（5）報告中機構名稱不予顯示，且研究參與者以代號方式呈現。

有別於主流編碼式主題分析強調歸納共通經驗，但卻因此在去脈絡下呈現結果歧異之訪談報告，不利於探索更深層的結構與脈絡因素。多個案分析法不僅能夠深入單一家庭的複雜經驗，維持敘事的整體性與脈絡性，也可透過系統性比較不同個案，探索跨個案間的共通性，藉此發現個案間的通則（Gustafsson, 2017；林淑馨，2010：91）。林淑馨（2010）因此指出個案研究法通常同時具備探索、描述、解釋等多重研究功能，Yin（2009）則認為個案研究法更擅長處理什麼事（What）及為什麼（Why）兩類問題。本研究目的在於呈現脆弱家庭的受困經驗，描述與探索其脆弱經驗的發展，以及深入了解服務在不同家庭所產生的影響，為了從受訪者的獨特經驗中嘗試釐清隱藏的結構性因素，發展區域性合宜的服務策略，本研究乃採取多個案分析法作為分析方法，以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家戶」為單位，進行資料描述與分析。研究者先反覆閱讀家戶 A（巧媽）之資料，勾勒家庭的受困與接受服務經驗，形成報告。接下來再依序完成其他家戶的資料爬梳與書面報告。每一戶的經驗都與前面資料進行比對，以了解不同參與者的經驗異同。Yin（2009）強調個案研究應該著重於分析性歸納，對於跨個案研究需要持續進行相似和差異特徵分析，以啟迪深刻詮釋或建立解釋。本研究由於是探索性研究，樣本樣態亦受限制，團隊最後決定表列受訪家

庭的受困樣態，以取同法歸納跨個案相似特徵（Miles, Huberman and Saldana，2014），初步建立適用當地的解釋架構。

肆、研究發現

一、巧媽的經驗

（一）家庭受困經驗

巧媽與丈夫、三位發展遲緩子女在外租屋。她提到丈夫是傳統男人，只負責賺錢回家，其他事情由女性張羅。丈夫本是砂石車司機，月薪不錯，可勉強打平開支。然而，兩張高額違規紅單，再加上車禍理賠，家中立刻周轉不靈。

整個就是一夕之間，就是突然間的轉變這樣。你看就是 18 萬，又是紅單又是什麼的，然後又是賠償，爸爸不得已才就是公司這邊，就是原本這個砂石場這裡就有鬧翻。其實也不算鬧翻，爸爸就只能去別的地方工作，錢都扣完了，我們要不要生活？真的，全部扣完有三個月就是負數，就給你負紅字啊。沒有錢要不要生活？

丈夫經驗反映貨運業的常態，看似優渥的薪資，卻有隱形成本，諸如違規紅單或肇事賠償需由司機自行吸收。由於被預扣三個月薪資，丈夫毅然轉換到貨運行，以免毫無收入。但是轉換公司後排班未穩定，再遇疫情，運輸業一度大受打擊，丈夫工時大幅受限，收入時有時無，無法預測和累積存款。巧媽當時身懷老三，無法工作補貼家用。老三出生後鑑定為發展遲緩，需要定期治療。為了接送，巧媽和丈夫咬牙向融資公司借款購買機車，卻忽略還款能力，反讓家庭陷入危急狀態。她回憶：

光是房租，然後跟你的負債那些攪一攪，三萬多塊就沒有了。……那個時候比較慘是家裡連一塊錢、一粒米都沒有。

丈夫薪資無力負擔日常開支與償還債務，遑論讓就讀國中的孩子參加活動或畢業旅行，間接影響孩子的社會參與機會。為了調度資金和應急，夫妻兩人優先向非正式支持系統求助，不斷向親友借款，直到最後遭到拒絕。

你借了，就算你今天還了，沒多久你又借了，人家也會覺得很煩。我的小姑娘就是每個月借，每個月借，她到後面也是受不了。……她自己其實也因為那時候疫情受到很多影響，有一點減班什麼的，然後她也是很無奈啊，她說再借你，她的車貸就會繳不出來；然後不借我們，又怕我們小孩沒飯吃，那時候也挺為難的。

當生存成為奢望，未來也無盼望，巧媽感嘆「真的是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她一度想帶老三尋死，直到朋友代為向社福中心求助，才開啟脆弱家庭服務。

（二）接受的服務與變化

當被問及如果沒有方案社工協助，家中會是甚麼模樣？巧媽回答：

還是一成不變吧，然後亂七八糟、沒個頭緒，大家一樣是各過各的，會是這樣子啊。爭吵可能也越來越多……然後就可能是一個引爆點的時候就「砰」。

巧媽表示最初因為朝不保夕而求助，急難救助金和物資箱確實幫助家庭挺過難關，但是她在服務中覺察到家庭關係才是主要壓力源。經過二年多的服務，丈夫與兒子們開始參與家務分工，不再是巧媽一人孤軍奮戰，家庭關係與互動模式的調整因此成為感受最深的改變。

早在那之前就已經快撐不下去了，因為他〔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子，然後妳〔巧媽〕一直在這邊這樣子，我就會覺得很累就不想撐。……先生的觀念就比較屬於是平板式的，他覺得男主外女主內……之前都是我帶著最小的弟弟去〔早療〕上課，爸爸沒有參與……社工他們就是溝通過後，現在的上課日都是爸爸帶我們去。

他們〔兒子〕之前回來都不講話，嗯就像個宅男一樣啊，抱著手機就自己玩，然後也不會說要幫忙洗碗、收垃圾，什麼都沒有。後來就是社工有來開一次家庭會議……所以我們就有分樓上樓下廁所的垃圾，然後跟那個浴室打掃的時間，就他們一人負責一間。

對於全職母親，孩子佔據生命的絕大部分，因此兒子的改變是服務效果展現之處。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的開案原因在於大兒子，其抽菸、喝酒、翹課等各種不當行為，遭到學校退學。由於三名兒子都是發展遲緩，社工直接以全部子女為對象，提供轉介職業訓練、雇主與學校拜訪、冒險體驗活動、個別談話、家庭會談、陪伴志工等多元服務。當二兒子表示曾有跳樓意念，巧媽請社工瞭解與開導，展現某種程度的親職外包。在巧媽眼中，孩子在多元服務中學習到新技能與人際互動技巧，開始務實工讀，個性變得開朗且與家人交流，更願意協助照顧弟弟。她強調該方案看似著重孩子，而非家長，但是孩子改變是對家長最大的支持。

小朋友如果都侷限在那裡，妳一直喊，就像牛一樣妳一直打，然後他也不動的時候，那時候才是妳最心煩意亂的時候。……當小朋友可以走出來，妳就是幫我們一個很大的忙。

個人壓力釋放和心態轉變則是最後一項服務帶來的改變。從過去一度尋死，到受訪時即將獨自北上開刀，心中擔憂卻將家事安排妥當，巧媽展現坦然面對

現實的韌性。轉念來自於社工不斷地分析處境和鼓勵，以及家長團體成員的相互支持。

社工說我想的很多啊，妳想要怎樣怎樣，可是當妳在做的時候，妳就會發現，嗯，是這麼的力不從心。就是不可能事事都合妳自己、順妳自己的心，但是妳要做到就是能力所及範圍。

我現在參加的就很好，參加每個禮拜一的一個這種紓壓的課程。對，就是一個老師大家都彼此不認識，可是因為有緣，就是因為社工這樣子邀約，大家今天才能一起坐在這教室裡頭，去分享每個人家裡的不容易，然後也去看看自己的家庭跟別人的家庭，然後去吸取一些可能比較好的經驗。

不同於求助初期的沉重，巧媽對於現況感到樂觀。即便債務尚未清償，她也積極面對，強調「沒錢就沒錢，沒錢就看怎麼樣的去過日子啊……可是我們最起碼和諧和樂」。她不再感到單獨負重，而是家人共同前行。

二、宜人的經驗

（一）家庭受困經驗

宜人獨自撫養就讀國中的兄妹二人，與同居人〔子女生父〕的關係亦親亦遠。兩人共同生活且未婚生子，直至同居人到外地工作而感情生變，留母子三人生活，僅偶爾返鄉探望。宜人接受幾間非營利組織的生活費與學費補助，拉拔兄妹長大。然而，同居人年前患病，返家由宜人照顧並支付醫藥費。宜人與同居人的關係變動與現況難以論斷，但是同居人返家卻在教養、照顧、工作、經濟帶來壓力。她仰賴酒精緩減壓力，致使兩次酒駕而遭裁罰社會勞動役。

我有一段時間就是一直喝酒，那時候是因為我聽說他爸爸的部分，然後再來就是我沒工作，就是完全工作都斷掉，然後還有家裡面的支出，我心裡想說我該怎麼辦？那時候像無頭蒼蠅一樣，你知道嗎？我又要顧這兩個，然後我找的工作的那個時間，都是在小孩子休息或是上課時間。下課時間我沒有辦法去接他，那相對的會不會製造一些問題或是危險？這個都是我的考量之一。所以我就很懊惱你知道嗎，那一陣子真的很消沉。

同居人返家不是快樂的家庭重聚，反而開啟苦難。經濟上，同居人毫無收入，醫藥費讓經濟雪上加霜，宜人需要計較一切開銷，爭取假日臨時工，並且限縮孩子的社交互動。照顧上，宜人除了照料兒女，更得承擔同居人的疾病與與情緒照顧。

因為我都會跟老師講說我沒錢，我沒有辦法額外再支出什麼班遊、什麼要去小琉球。

因為他不吃藥，打死不吃藥，不像以前醫院就吊點滴。那時候光是吃藥我就覺得好痛苦。

高壓生活中的宜人感到無望，酗酒且急躁，對於青春期兒女暴躁無耐心。她描述一年多前的親子關係幾乎斷裂，彼此爭吵且動手，互不關心。學校老師觀察到親子關係惡劣，逕自通報，社福中心與方案社工才陸續開始服務。

我有報警兩次，然後他報警一次，那一次報警是拿菜刀去砍他的房間……那次很激烈，因為那時候他好像罵我，不到髒話，然後很刺我的心就對了……前面兩次是我兒子打我，那警察也知道，因為我兒子也直接跟警察講說「對，我有打媽媽」……那時候他已經不想聽我說什麼。

（二）接受的服務與變化

承受多重壓力的宜人，對於方案社工的服務，第一個直觀回饋就是幫助減壓。減壓作用在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實際協助，如提供白米、腳踏車、和打工機會等，以減少家庭開支，緩和金錢調度壓力；第二個則是提供多元活動，讓子女與宜人轉換環境，在休閒環境中促進對話與調整親子互動。針對後者，宜人特別提到其他機構的服務對象偏向兒童，活動無法吸引青少年，此方案以青少年為對象，是難能可貴的資源。不論是親子共同出席或者兒女單獨參與，都達到家長減壓目標。

○○老師〔方案社工〕希望能夠把小朋友好好的帶出去走一走，可能悶壞了。可能是認為媽媽每天遭到的所謂的壓力、經濟上的壓力，然後之前爸爸要回來的壓力，還有工作上沒有工作的壓力，然後去打臨時工也很累的壓力之類，然後她們就會認為說可能快要爆炸了。因為○○老師那個時候很多活動，就會一直找他們，分擔我的一些壓力，然後不讓我擔心。她說妳要休息就休息啊、妳想睡覺就睡覺，沒有關係。

減壓策略回應家庭狀況與開案原由：高度壓力下的親子衝突。宜人提到雖然長期接受其他機構服務，方案社工卻是唯一注意並回應親子衝突的社工。透過開導雙方、協助對話、或者邀請親子活動等方式，宜人即便仍批評兒子脾氣，卻觀察到他的情緒處理與親子互動的改變。

小孩子的口氣，說真的也不算是有好到哪裡，但是沒有像以前捶牆壁，然後也沒有大聲的講話。他會突然間深呼吸或者是安安靜靜的走上來，沒有像之前那樣就「砰」就是這樣關起來。然後以前都不會接我電話，現在是主動打電話給我……後他就突然覺得我在關心，所以我們就侃侃而談，一直講學校的事，越講越多。

青少年期的親子衝突往往來自於家長未必具有足夠的溝通情商與技巧。社工在衝突中需要成為協調者與轉譯者，協助雙方認識彼此，重新處理情緒。宜人提到某次活動中誤會兒子，不僅兒子感到失落，女兒更藉此數落她是累贅，破壞出遊氣氛。女兒的數落讓宜人失望落淚。方案社工除了陪伴調整情緒，也藉此引導她察覺兒子的勇氣與轉變，宜人才主動打破尷尬，與兒子重修關係。透過方案社工的提醒與對話，宜人不僅改善親子關係，也開始察覺自身議題，戒酒並務實面對問題。

她就說妳看看沒喝酒的時候，妳辦事情多有效率……妳如果不喝的話，妳按照看哪一個比較緊急，小的先做嘛，大的給它延後嘛對不對，按照妳的能力所及，那我們能夠去商討就商討對不對，嗯就是這樣點到。

我當然有進步啊，第一個沒有喝啦，厲不厲害，是不是很大進步？……然後再來就是乖乖的服勞役，然後想辦法把問題慢慢一個一個解決掉。

三、高銘的經驗

（一）家庭受困經驗

高銘與兩個兒子居住。二兒子在國一時出現不當行為，再加上高銘的單親、酗酒、及家境背景，學校老師通報社福中心進行關懷。訪談時，二兒子因案收容，等待開庭審理。高銘對於審理結果感到猶豫，一方面基於親子情誼，希望法官責付家長；另一方面擔憂兒子故態復萌，不如由安置機構代為管教，省去工作家庭兩頭燒之困境。高銘經驗映照單親家庭平衡教養、工作、與個人生活的難度，他直言「我每天要擔心沒工作，要去找工作，又要擔心兒子，真的快發瘋了」。

即便傷透腦筋，高銘主觀上仍然深愛兒子，付出許多心力維繫家庭。不論是休閒、工作選擇、或情感照顧，兒子們都是高銘的考慮因素之一。

為了他們兩個，我就開始拼了。我才國中畢業而已，裝電梯我都去做了，我做了十幾年了.....後面就是電梯界裡面摔死很多人，為了這兩個小孩，我就放棄那個工作

我以前運動會的時候家長沒有來看，看同學的家長都有來，那種感覺很失落。所以只要這樣子有活動就請假。

根據高銘報告，親子關係在國中發生劇烈變化。二兒子一方面驗證青春期的同儕優先的發展特徵，另一方面反映隨著工作漸忙，親子互動的減少。家中前院的沙發椅組是親朋好友下班小酌的場所，卻影響家庭成員的日常互動，更讓二兒子直接向法官抱怨高銘的酗酒習慣。

小的時候會跟爸爸，現在長大了都是跟朋友。

以前常常帶他們去打棒球，給他培養一個興趣。後面要忙工作，沒時間帶他去練球。

法官是說因為我兒子跟她講說我有酗酒的習慣，法官就判我去她認識的診所評估，評估我的酒精程度什麼的。

由於親子關係的轉變，二兒子從放學與友伴逛街，到逃家數日，再到接觸社區幫派，與家人漸行漸遠。若非他請幫派朋友拒絕二兒子加入宮廟堂口，可能早已涉入非法活動。

高銘一再強調給二兒子最後機會，卻忽略家長教養的關鍵性。他反覆重申深愛與擔憂兒子，需要見到他返家才能安心就寢，而酒是最佳陪伴品。言下之意，兒子高頻率晚歸或不歸導致他的酒癮。即便法官要求高銘進行酒癮評估，前一晚卻依然酗酒，檢測結果超過標準甚多。戒酒承諾能否說服法官並付諸實行是未竟議題。

小孩子放學就跑去同學家玩，一玩下去就忘記時間……我本來想跟法官講那個問題啊：他時常不回來，我每天在家這樣等，邊喝邊等，養成了一種酗酒的習慣。

我肝指數超標，580 幾。它是 1 到 60 嘛，我五百多。那是前一天女朋友從外地回來嘛，回來花蓮玩，來找我，可能多喝了一點，多喝了很多。

工作機會與經濟困難是高銘家的另一議題。高銘提到國中畢業就北上工作，曾經從事遠洋漁業及電信外包廠商等工作，待遇優渥。直到母親生病，他返家照顧。東部縣市就業機會本就有限，加上疫情衝擊及學歷限制，都侷限高銘的工作選擇。高銘更因為兒子的司法案件，高頻率請假開庭與探視，遭到開除。訪談時，他已兩週毫無收入，隔日將因欠費被斷水。他煩躁地表示一切等開庭完畢再做打算。

價錢又壓很低，幾乎都是要學歷。你說那個粗雜工那一種的薪水又低，以前回來的時候才 1200，有一天沒一天的，怎麼辦？

這一次就是為了兒子的事情一直請假，被老闆開除了。動不動跑法院，動不動要去看他，動不動要去社福中心約談什麼的，隔兩天就請假，老闆不想要這樣的員工。

非本方案主要服務對象的大兒子，已經年滿 19 歲，但是高中未畢業，幾次休學又復學，在普通高中、餐飲科、廣設科間遊走。目前輟學卻工作不穩定，只在晚間打工賺取微薄收入。高銘批評大兒子沉迷電玩，沒錢卻貪慕享受，近期冷氣電費六千多塊帳單無力繳付，為家中經濟帶來額外負擔。高銘無力顧及大兒子，只求他早日入伍。

（二）接受的服務與變化

雖然已經接受該方案服務超過一年半，二兒子的偏差行為未見好轉，甚至可能交付安置輔導。被問及對方案社工服務的看法時，他感嘆兒子的個性衝動且經不起挑釁，但稱許社工服務。

有時候我那個小兒子一放學，社工帶他去社福中心跟他開導就對了，會關心他。

有時候我兒子出問題，我都會打給社工幫我打電話，找他在哪裡？因為他不接我電話！有時候〔晚上〕八、九點甚至十點，社工都會接電話。

從高銘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方案社工透過實際問題解決、安頓課後時間、及協尋等方法，緩和high銘的工作與家庭緊張，並成為親子溝通橋樑。high銘高度讚賞「他蠻聽社工的話」，只是他簡化原因為兒子「缺少母愛嘛」，尚未能覺察己身議題，而社工因其性別成為母職替代者。無論如何，high銘並未以兒子的最終結果來評斷服務，改以投入程度作為評價標準。

四、美麗家的經驗

（一）家庭受困經驗

美麗家是重組家庭，帶著女兒與現任丈夫結婚，定居夫家。她對婚姻的不安全感，反映在管教方式與親子關係。她嚴格要求女兒的言行舉止，因此過度管教而遭通報。調查時，婷婷由於曾目睹生父遭警察逮捕，氣憤之餘又驚慌失措，深怕母親被逮捕，獨留她在繼父家中。與其舉目無親，不如接受責打。

我的想法比較傳統，就是說有過一段婚姻，然後又帶著小孩子進到人家家門，就是小孩子要管好，不要等到人家來管我的小孩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當下我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在想說我現在如果不制止她，不嚴厲地糾正她的話，她之後是不是會去偷別人的？那一次就真的是過當管教，全身都是傷。（美麗）

我這個爸爸他是繼父吧，還是很陌生。我不敢去接觸，就是很怕，然後就想說能不能不要講，或是你〔社工〕直接不要關心我，我就直接當生活，打就打吧。（婷婷）

重組家庭的不安全感也影響對財務穩定的看法。美麗曾向多間非營利組織求助，希望降低開銷，應對不確定的未來，但卻在互動中感到貶抑。

以前我對社工真的印象很不好……以前妹妹小的時候，我也曾經申請過一些社會補助。他們會請社工來家裡訪談……回應的態度跟家庭訪問的態度都很不好。他們就會覺得說，妳就還有房子住啊！但是他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住在這邊？我住在這邊的時間還能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就是伸手求救社會單位，我就是因為真的沒辦法。

兩人之後搬離夫家至本縣，逃離了家庭關係張力，卻延伸出經濟議題。搬家、懷孕生下次子、凱翔工傷、轉換工作、疫情等事件接踵而來，經濟收入長期時有時無。美麗為了照顧子女，無法全職工作，只能擔任早餐店計時人力；凱翔則從事貨運司機，早出晚歸，假日也需排班。考量父母親的工作時間，婷婷自國中一年級開始接送和照顧弟弟。照顧責任的轉嫁影響其同儕互動、團體活動參與、甚至升學決定。弱勢家庭的工作與照顧平衡顯然並非僅是父母壓力，也是年長子女可能面對的衝突。

媽媽跟我商量「讀夜校」的時候，我一開始有猶豫，因為等同於我要跟那些國中同學分開，然後我就覺得有點不行，不想要……後來我就想說我不愛讀書，但是我又想學到東西，我就想不然讀夜校，然後早上順便帶弟弟去上課，早上我又沒有打工就有自己時間。（婷婷）

（二）接受的服務與變化

財務壓力是美麗的求助主因。因著不同事件衝擊家庭，一家四口同住套房，節省開銷。方案社工提供的物資顯得格外重要，讓她有餘裕調度資金。

其實物資這種東西對我們家真的是幫助很大，因為我們不用想說今天要買什麼，然後我今天要煮什麼東西給小孩子吃？或者是現在物資一直漲，那我是不是要考慮這一次可能要多買一點？那如果多買一點，我又多花一點錢的話，可能過幾天我還需要用到錢，還是說下一次我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我要去考量金錢上怎麼去拿捏。

各種實際支持不僅緩和經濟壓力，更創造心理支持效果。疫情期間全家染疫隔離，如何籌募防疫物資、食物、或拿藥等困擾身處外地，缺少足夠支持網絡的美麗家。當社工說「好，沒關係，我來想辦法」，她感到安定感，「雖然

說東西不能挑，但是至少會讓我們覺得有人關心」。安定感背後反映美麗的困頓生命，以及異地生活的連結斷裂。因此，方案社工的來訪與種種安排，即便未能立刻改變困境，卻是異鄉生活的重要支持。美麗提到團體活動，一開始抗拒向外人表露心事，但是透過非正式的互動模式，她開始放鬆並察覺自我抗拒，逐漸接納這份溫暖。她回顧參與活動得到的情感連結，協助克服異地生活的孤單感。即便宗教背景不同，她主動要求方案社工為孩子及家庭議題代禱，尋求心理寄託，展現對社工的極大信任。

當被詢問如果沒有方案社工的協助，家裡會是甚麼模樣？美麗和婷婷不約而同地表示「支離破碎」。她們的對話如下：

美麗：應該是支離破碎吧！

研究者：為什麼這麼嚴重？

婷婷：媽媽坐在這裡，我可能就坐在那裡。

美麗：因為我們以前還沒上課那一段時間，我真的是看到她，我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因為妳，而剝奪我現在的生活。我就是很自私只有想我自己這邊，我從來沒有想過她的壓力在哪裡，她心裡怎麼想。

兩人喜愛社工介紹的各種休閒活動，尤其對於長達一年多的心理輔導感觸甚深，雙雙覺得受用。

講真的一開始是真的很排斥，因為他們會一直打破砂鍋問到底那種感覺……到後面我會覺得說有人關心我，那我為什麼要一直在排斥這個關心？……慢慢的就跟老師也就像朋友一樣，好像每次就是在那邊喝下午茶，完全沒有像上課。（美麗）

這個老師我會喜歡他就一個點，就是第一他改變我跟媽媽的關係，第二是從小到大，我跟媽媽生日其實是沒有人慶祝的，但是我那個親爸爸除非是我媽去講，他才會買蛋糕給我。但是只買蛋糕小小的，媽媽是從來沒有過過生日。然後那個老師直接替我實現夢想，買了一個蛋糕給媽媽慶祝。（婷婷）

凱翔表示因為從事貨運司機，工作與休息時段與常人有異，即便不抗拒社工服務，但著實無法有緊密接觸，諮商與活動也端賴能否排休。但是，他提及陸續接觸許多社工，方案社工最值得肯定。這份肯定來自於社工的專注與服務頻率。

她不會很敷衍了事，很認真聽取需求，還是諮商。其他隨便做一下就走，一次而已。

不同於美麗與婷婷關注於家庭各種層面的問題，凱翔不認為自己是家庭問題的焦點。他不停說明脆家服務是協助美麗與婷婷的關係，與自己無關。所以，他未感受到脆家服務對自己的幫助，轉而強調美麗在接受服務後，情緒有所疏解，母女衝突漸少。

前幾年真的是生活不太好，媽媽的脾氣壓力會比較大，但是現在就不會。有時候活動媽媽會帶妹妹弟弟去玩、諮商，她的心情變化很多。

伍、研究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脆弱家庭的受困經驗與服務帶來的轉變，以下針對兩項研究問題進行延伸討論：

一、反映區域與性別限制的脆弱家庭困境

由於脆弱家庭計畫旨在服務面對多重議題，尤其在物質、生理、心理、環境面向具有脆弱性的家庭，因此參與本研究的四個家庭確實呈現多種問題，包含收入不足、負債、家庭成員傷病或發展遲緩、家庭與親子互動不佳、身心壓力、酒精成癮、子女偏差行為、子女親職化等不一而足。表 2 整理了研究參與者的家庭受困經驗特性。

表 2：個案受困特性摘要表

家戶 A（巧媽）	家戶 B（宜人）	家戶 C（高銘）	家戶 D（美麗）
雙親	單親	單親	繼親
經濟困難	經濟困難	經濟困難	經濟困難
負債	親子衝突	親子衝突	親子衝突
母職照顧者	母職照顧者	缺乏母職照顧者	母職照顧者
身障子女	兒保案件	子女偏差	兒保案件
親子疏離	酗酒	酗酒	心理孤單
子女偏差	家庭互動低	家庭互動低	家庭互動低
家庭互動低	臨時工	臨時工	貨車司機
貨車司機	子女社會排除	子女社會排除	未成年照顧者
子女社會排除	單人就業	單人就業	子女社會排除
單人就業			單人就業
自殺意圖			

這些受困議題出現的順序不一，問題初顯之際若未能獲得適當協助，風險將逐漸累加並交互加重，以至於家庭最終無法承擔。為了呈現本方案服務地區的共同經驗，研究者透過取同法歸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凸顯經濟壓力（經濟困難或負債、單人就業、臨時工或貨車司機）、家庭關係不佳（親子疏離或衝突、家庭互動低、母職照顧）、與身心行為問題（子女行為問題、照顧者的心

理健康與酗酒）是三項主要議題，其背後反映偏鄉地區的就業機會與傳統性別角色限制。以下提供進一步分析。

不論進案原因是否為家庭經濟，受訪家庭都浮現家庭收支無法平衡現象，且未必順利取得福利資格，長期無法脫離貧困。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家庭並非無意工作，或者福利依賴者，其家長都有穩定職業，又或積極尋找工作機會。受訪家庭陷於工作貧窮的原因如過去研究所提，在於工作薪資不足、家中依賴人口較多，以及區域發展限制（呂朝賢、何華欽，2021）。陳憶、陳柯玫（2022）同樣證實工作貧窮中以夫婦家庭與單親家庭的比例較高，且具有區域差異。以高銘為例，他具備多種職能，外地發展時工作薪資頗為優渥，但是返鄉後的工作機會與薪資驟降，最後淪為以臨時工渡日；宜人同樣暫時從事以工代賑工作，後續工作仍無頭緒。兩人明顯面對區域性排除，再加上缺乏交通工具，職業選擇更加受限。凱翔與巧媽丈夫以貨運司機維生，以克服區域限制，獲得較高薪資，但是需要自行承擔工作風險，且未獲得完整勞動保障，無法抵抗意外事件和天災。分析研究參與者經驗，唯有其他家人投入就業或者獲得福利身分，才有能力抵抗貧窮，但是巧媽與美麗都因母職，在家承擔子女照顧。唯有子女年紀稍長，母親才得以外出就業，增加家庭收入。只是囿於就業環境，美麗只能從事早餐店臨時工，經濟壓力緩減效果有限。

受訪家庭職業都偏屬於非典型就業，以時數換取薪資。高工時的首要衝擊是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延伸出的子女教養和家庭關係維繫議題。職業駕駛的工時不固定，依照排班而定，假日或夜間駕駛都是常態。臨時工更缺乏穩定，只求日日有工作，無法挑剔工作內容和時間。在非典型工作型態，親子互動變少，特別是子女年齡較長時更是如此（蔡培元，2021）。受訪家庭經驗顯示，工作收入是家庭任務的核心考量，「休息」則是居家時首選，優先於家務分工與家庭互動，遑論規劃家庭共同活動。在雙親家庭，照顧責任理所當然地落於

妻子，由母親處理子女教養、早療接送、日常支出等所有家庭議題，最後如巧媽般地逐漸累積壓力。在單親家庭，可能如高銘般完全失衡，只得在工作與孩子事務中選擇其一。再不然，家中年長子女（如婷婷）需承擔部分父母照顧責任，但可能以犧牲未來選擇為代價。當中產階級家庭可用金錢購買照顧服務，經濟弱勢家庭顯然只能依靠家人的犧牲，尤其可能是母親與年長子女。家庭關係在壓力與委屈中維繫困難，衝突遂成常態。

巧媽、宜人、高銘、及美麗四位家務主要承擔者，都表現出心理脆弱現象，就如同宜人提的「人生很渺茫」，出路無望。幾人情緒又或低落，又或劍拔弩張，習以衝突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反過來影響家人相處品質，更引起青少年的反彈，再次升高家庭張力。此一循環證明多重風險家庭的沉重壓力，容易導致嚴厲管教或忽略基本需求；子女的學習表現，及行為和情緒問題也容易出現問題（陳杏容，2016）。長期處於高壓環境，又缺乏希望感，幾位研究參與者都出現嚴重身心議題：宜人與高銘沈溺於酒精，巧媽一度尋死，美麗容易動怒。長期壓力下的照顧者心理健康，及引發的親子衝突值得研究者與社工後續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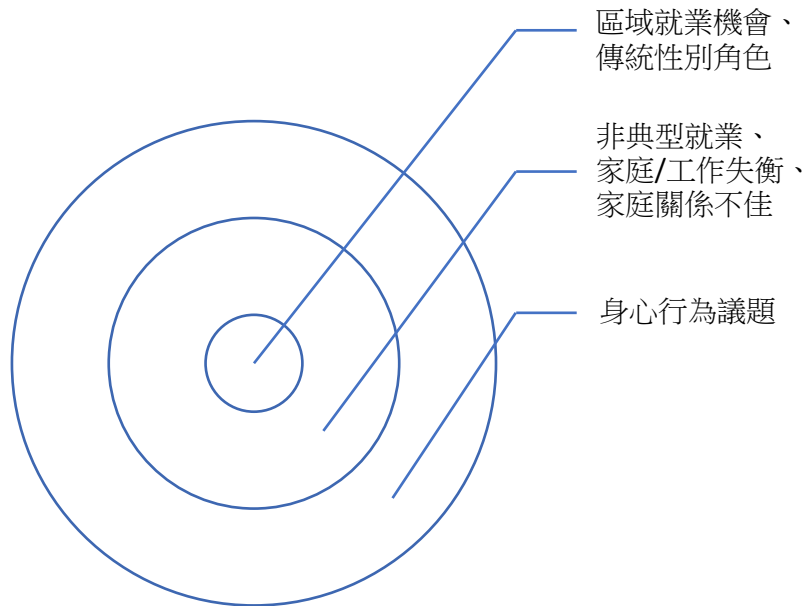


圖 1：脆弱家庭受困同心圓圖

比較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本研究初步繪製研究區域脆弱家庭的同心圓圖如圖 1。該圖反映東部鄉村地區的就業機會與母職角色，影響職業種類、家庭與工作平衡性及家庭關係，進而衝擊主要照顧者的個人身心議題。本研究中的雙親、單親、亦或身心障礙家庭雖有各自特殊生活經驗，但經歷相似。Mckeown（2000）建議弱勢家庭支持服務不能忽略社會經濟背景，才能夠建構有效的服務策略。依據本研究的初步結果，家庭支持服務確實必須意識到結構性問題對於家庭與個人的影響，才能夠以更寬廣視野進入家庭，理解問題浮現的結構性原因。

二、攜有多元資源的全面支持，才能帶來轉變

本研究的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雖然以青少年為服務目標，但研究參與者報告顯示方案社工的介入並不限於家庭子女，而是提供全面的家庭支持，涵蓋家庭各種困境，從而產生顯著的支持效果。根據研究者（Langford, Bowsher, Maloney and Lillis, 1997：96-97）對社會支持的分類，研究參與者主觀感受到的有效服務主要集中在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其次是資訊性和評價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的範圍廣泛，包括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資箱、防疫物資、腳踏車或洗衣機修繕，還有課輔志工和各類活動，甚至涉及衝突調和與家庭會議。這些實際資源有助於緩解家庭的多重壓力，並建立起對方案社工的信任，從而開啟更多的工作空間。值得一提的是，經濟貧困帶來社會排除，尤其是子女多半缺席學校遠足和畢業旅行，社工提供的休閒活動填補此一缺憾，滿足青少年發展中的休閒需求，獲得父母與子女的雙重肯定。

情感性支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家長支持團體或家庭活動，研究參與者透過分享與鼓勵，感受到團體帶領者與成員的支持；二是來自於社工持續性與立即性的協助，讓研究參與者感到不被孤立，並感受到被關注。根據參與者報告，方案社工除了例行訪視，也提供個人 Line，以便家庭遭遇特殊事件時，在夜間或假日求助，如夜間代高銘為聯繫兒子，確認返家時間。但凡開口求助，方案社工都在短期間尋找資源，盡可能滿足家庭需求。宜人描述方案社工「她就是永遠會擠出那麼一點點時間給我們，不像其他老師〔社工〕就是說有什麼事，我再安排時間好不好之類的。她會過來家裡面走走看看，即便她很忙」。持續而立即的服務創造共同面對問題的氛圍，為焦慮不安的家庭帶來安定感。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家庭普遍存在親子衝突，部分原因在於缺少親子活動，無法創

造共同美好回憶。全家參與的活動不僅是工具性資源，也帶來情感性支持效果，兩者難以截然分開。

資訊性支持較少被提及，僅有高銘提到社工協助詢問工作機會及諮詢兒子的法律問題。然而，資訊提供應是社會工作的重要服務項目，較少被提及的原因可能是已整合於其他實際支持中，被納入對服務的總體評價。評價性支持則主要體現在巧媽及宜人的自我看法、重新認識處境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提升。透過反覆開解，兩人逐步重新自我詮釋，並積極面對問題。即便經濟問題依然存在，心理動力已有不同。兩人經驗顯示，經濟困境並非只靠經濟援助，也未必需要追求專精治療，多元支持服務都能帶來增能效果（McKeown，2000）。

過往研究指出社工的適時回應需求，才能建立起信任關係（王滋苑，2016）。本方案社工提供的全面而持續的支持，且擴及服務對象為全家庭，鼓勵研究參與者接受更多服務，包括個人認知與行為調整、家庭會談、親子關係修復及戒酒等難度較高的目標。本方案的服務模式符合國外研究結果，即必須滿足家庭具體需求，才可能提高推動主要計畫的可能性（Hogue, Johnson-Leckrone and Liddle, 1999）。然而，需求導向即資源導向，資源不足將影響脆弱家庭能否獲得並滿足需求（Hothersall，2008）。本方案社工得以提供多元服務，一方面得益於承接單位長期累積的青少年服務專業，再者背後豐厚的宗教資源能夠適時提供資源，回應服務家庭的各種需求。承接單位的資源動員力對於偏鄉地區尤其重要。這一現象考驗各地社福中心能否開發出具備多元資源的服務單位，又或者是否能夠擔任在地資源協調與轉介之角色，方能支持各家庭支持服務單位的量能，取得更好的服務成效。

本研究至此發現透過需求導向的全面性支持、持續性的陪伴與即時回應、及多元且充足的資源網絡，得以回應家庭多重需求，並帶動脆弱家庭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方案社工高度投入時間與資源，受訪家庭的轉變主要集中在

在子女行為問題、照顧者心理健康、及家庭關係改善，更深層的非典型工作型態、家庭／工作平衡、及性別與經濟壓力卻沒有顯著改變。家人能夠共同面對問題，而非僅由主要照顧者承擔，是本方案最顯著的服務效果。只是本研究無法解釋接受相同強度與時間的服務，為什麼高銘的家庭沒有明顯變化，二兒子甚至面臨法院安置的可能性。考量家庭結構、性別、親子互動等背景，「男性單親」似乎是高銘與其他參與者的最大差別，但是否足以解釋服務為何未能顯現效能，需要後續更多研究的釐清。

陸、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現脆弱家庭的受困經驗與區域性就業機會與資源息息相關，以及多元資源與高品質服務有機會帶動家庭轉變。但是由於本研究的合作對象為東部某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方案，其服務範圍僅限於一地，因此研究參與者報告僅反映該地區之生活經驗。結果雖然初步勾勒出資源不足地區之現象，但不足以代表各地脆弱家庭之生活與接受服務經驗。另外，研究團隊最初有意邀請家戶不同成員參與研究，但因各種阻礙而僅有一戶成行。以個案研究法而言，本研究由於家戶參與成員不足，不足以代表家戶的完整經驗，僅反映參與者的聲音。

針對後續有志從事脆弱家庭服務實證研究者，以下或者是可行規畫方向：

- 一、直接以社福中心為合作對象，擴大潛在參與者的數量。
- 二、進行台灣偏遠地區與都會區的比較，藉此比較就業機會、生活資源、及支持網絡迥異的區域差別，對於脆弱家庭生活與服務的影響。
- 三、偏遠地區弱勢家庭的研究參與障礙多，建議規劃更多的鼓勵參與機制，如交通接送與訪談地點等，應該進行細緻規劃，以鼓勵家庭成員的參與。

建議採取多元資料收集方式，避免單一設計阻礙參與。如本研究原本規畫個別訪談，但是婷婷僅願意與母親共同訪談：同意則對研究信效度形成影響，不同意則忽略弱勢受訪者的心理安全需求，並降低表達意見的機會。

參考文獻

- 王淑楨（2017）。〈從虎毒不食子到家庭會傷人—探討保護性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輸送體系〉。《社會科學學報》，25，25-56。（Wang Shu-Chen (2017). From a Beast Does Not Eat Its Young to Family Can Hurt--Exploring the Protective Service Delivery of Children and Youth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 25-56.）
- 王滋苑（2016）。《從服務使用者角度探究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服務處遇之成效》。屏東：國立屏東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Wang, Tzu-Yuan (2016).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Adolescent Protective Interven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ervice Users* (Master's Thesis). Pingtu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朱慧容（2020）。〈論資源整合及網絡合作在社會安全網服務的重要性：以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72，57-64。（Zhu, Hui-Rong (2020). On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Cooperation in Social Safety Net Services: Taking Social Welfare Service Center Services as an Examp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2, 57-64.）
- 吳書昀（2011）。〈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照顧經驗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2），79-140。（Wu, Jessie Shu-Yun (201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aring Experience of Young Carers.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5(2)，79-140.）
- 呂朝賢、何華欽（2021）。〈臺灣工作貧窮：型態與成因〉。《人口學刊》，63，1-49。（Leu Chao-Hsien and Hua-Chin Ho (2021). The Working Poor in Taiwan: Types and Caus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63, 1-49.）

- 林俊瑩、邱欣怡、葉芝君（2012）。〈社經背景、幼年受管教經驗與教養價值觀對學前教育階段家長管教子女方式的影響〉。《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2，123-149。（Lin Chunn-Ying, Hsin-Yi Chiu and Chih-Chun Yeh (2012).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Experience of being Disciplined in Early Childhood, and Parenting Value on Parenting Style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ar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2, 123-149.）
-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Lin Su-Sin (2010).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Chuliu Book Co., Ltd.）
- 林惠琴（2020）。《脆弱家庭兒童支持服務之研究：以復興區為例》。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論文。（Lin, Hui-Chin (2020). *Research on Support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Fuxing District, Taoyuan* (Master's Thesis). Taoyuan: Department of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 林揚崇（2017）。〈兒少高風險家庭實務工作探討與建議〉。《社區發展季刊》，159，160-167。（Lin Yang-Chung (2017).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on Practical Work for High Risk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Quarterly*, 159, 160-167.）
- 林萬億（2023）。〈社會安全網的跨體系多機構分級分工架構〉。《社區發展季刊》，181，31-65。（Lin wan-I (2023). The Cross-System and Multi-agency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Community Development Quarterly*, 181, 31-65.）
- 邱瑜瑾、姜義雯（2010）。〈貧窮家庭研究－經濟、社會與心理面向之敘述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4（1），107-131。（Chiou Yu-Chin and Yi-

Wen Chiang (2010). A Study on Poverty families-narrative Analysis from Econom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107-131.)

張雅惠 (2022)。《社會安全網下的脆弱家庭服務之檢視－網絡治理的觀點》。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論文。(Chang, Ya-Hui (2022). *Inspections of Vulnerable Family Services under the Social Safety Network Program-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 (Master's Thesis). Nantou: Master program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張瑋娟、蔣姿儀、林季宜 (2010)。〈弱勢與非弱勢家庭學齡前幼兒的父親背景及其父職參與之研究〉。《幼兒教育年刊》，21，195-222。(Chang Wei-Chuan, Tzu-Yi Chiang and Chi-Yi Lin (2010). A Stud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ather Background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with Disadvantaged and not Disadvantaged Family.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1, 195-222.)

陳杏容 (2016)。〈家庭危險因子對少年之學業成就、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發展的影響：累積危險指數模型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4，41-83。(Chen Hsing-Jung (2016). The Impact of Family Risks on Youths' Academic Performance, Delinquency and Depression: A Cumulative Risk Index Model. *NTU Social Work Review*, 34, 41-83.)

陳亞麗 (2016)。《經濟弱勢兒童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方式》。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碩士論文。(Chen Ya-Li (2016). *A Study on Caregiver Parenting Styles in Economical Disadvantage Family* (Master's Thesis). Pingtu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陳惠茹（2015）。〈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之研究：以家庭壓力理論分析〉。《幼兒教保研究》，14，19-39。（Chen Hui-Ju (2015). Parenting Stress in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A Double ABC-X Model Approach.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Care*, 14, 19-39.）

陳憶、陳柯玫（2022）。〈有工作，還是窮－我國工作貧窮因素之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44，199-231。（Chen Yi and Ke-Mei Chen (2022). Working, but Poo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Working Poor in Taiwan.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199-231.）

彭淑華、趙善如（2020）。〈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脆弱家庭之實施與精進〉。《社區發展季刊》，172，234-254。（Pong Su-Hwa and Shan-Ru Chao (2020).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 Center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Famili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2, 234-254.）

黃嘉均（2024）。《從高風險家庭服務到脆弱家庭服務：兒少民間組織社工公私協力經驗研究》。高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Huang, Chia-Chun (2024). *From High-Risk Family Services to Vulnerable Family Services: A Study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mong Social Workers in Childre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aster's Thesis).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蔡孟珊（2020）。《社福中心如何結合社區組織資源強化脆弱兒童及少年之家庭支持服務》。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Tsai Meng-Shan (2020). *How Do th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Centers Connect Community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Master's

Thesis). Changhua: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蔡培元 (2021)。〈父母工時型態與親子互動頻率之相關性〉。《社會科學論叢》，15 (2)，105-138。(Tsai Pei-Yuen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Working Hour Types and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15(2), 105-138.)

衛生福利部 (20191104)。什麼是脆弱家庭？要如何辨識脆弱家庭？。資料檢索日期：2025 年 3 月 1 日。網址：<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531-50117-204.html>。(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91104). *What is vulnerable family? How to identify vulnerable families?* Retrieved 01-03-2025, from <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531-50117-204.html>)

鄭麗珍、吳書昀、陳宜珍 (2016)。《兒少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督導及成效評估方案成果報告》。臺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Cheng Li-Chen, Shu-Yun Wu and Ysi-Chen Chen (2016).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pervisio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Program for High-Risk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aipei: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盧妍伶、呂朝賢 (2014)。〈家庭結構與兒童幸福感〉。《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95-126。(Lu Yen-Ling and Chao-Hsien Leu (2014).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4, 95-126.)

謝云洋 (2021)。《「以家庭為中心」的福利服務之研究—社會工作者的觀點》。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Hsieh Yun Yang (2021). *A Study*

- on Family-Centric Welfare Services-Viewpoints of Social Workers* (Master's Thesis).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oochow University.)
- 魏道名 (2018)。《誰與同行－兒少保護個案之主要照顧者接受服務的經驗》。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Wei, Dao-Ming (2018). *Go along with Me-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Intervention Services from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 Protection Case* (Master's Thesis). Nantou: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Barlow, J., S. Kirkpatrick, S. Stewart-Brown and H. Davis (2005). Hard-to-Reach or out-of-Reach? Reasons Why Women Refuse to Take Part in Early Interventions. *Children & Society*, 19(3), 199-210.
- Brooks-Gunn, J. and G. Duncan. (1997). The Effects of Poverty on Childre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1), 303-330.
- Corner, E. J., E. J. Murray and S. J. Brett (2019). Qualitative, Grounded Theory Exploration of Patients' Experience of Early Mobilis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Recovery after Critical Illness. *BMJ Open*, 9, e026348. Retrieved 30-10-2024,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43050/>.
- Cummings, E. M. and L. E. Miller-Graff (2015).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An Emerging Theoretical Model for Youth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cross Multiple Developmental Contex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208-213.
- Doherty, P., A. Stott and K. Kinder (2004). Delivering Services to Hard to Reach Families in "On Track" Areas: Definitions, Consultation and Need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Report, 15). London: Home Office.

- Gallie, D., and S. Paugam (2000).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stafsson, J. (2017). *Single Case Studies vs. Multiple Case Studies: A Comparative Study*. Retrieved 29-10-2004, from <https://www.scirp.org/reference/referencespapers?referenceid=3772444>.
- Hogue, A., J. Johnson-Leckrone and H. A. Liddle (1999). Recruiting high-Risk Families into Family-Based Prevention and Preven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1(4), 337-351.
- Hothersall, S. J. (2008). *Social Work with Children, Young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in Scotland*. Exeter: Learning Matters.
- Koball, H., A. Moore and J. Hernandez (2021). *Basic Facts about Low-Income Children: Children under 9 Years, 2019*. New York: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 Langford, C. P., J. Bowsher, J. P. Maloney and P. P. Lillis (1997).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alysi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5(1), 95-100.
- Martínez-Sande, P. A., K. C. Pacheco, M. B. Martínez-González and L. H. Chajin (2022).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Vulnerable Contexts: The Role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2(11), 1744-1751.
- Mckeown, K. (2000). *A Guide to What Works in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Families*. Dublin: Stationery Office.
- Miles, M.B., A.M. Huberman and J. Saldana (201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Methods Sourcebook*. Sage, London.

- Ministry for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21). *Supporting Families-2021-22 and beyond*. Retrieved 09-10-2024, from <https://dera.ioe.ac.uk/id/eprint/37662/1/Supporting%20Families%20-%202021-22%20and%20beyond%20-%20GOV.UK.pdf>.
- Shipley, M. and T. Blakemore (2009). *Supporting Young Mums: Characteristics, Service Use & social Isolation of Young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 Indigenous Affairs.
- Social Exclusion Task Office (2007). *Reaching Out: Think Family*. Retrieved 09-09-2024, from https://dera.ioe.ac.uk/id/eprint/7603/8/think_families_full_report-3_Redacted.pdf.
- Tew, J., K. Morris, S. White, B. Featherstone and S. J. Fenton (2016). *What Has Happened to “Think Family”-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Implementing Family Inclusive Practice*. Retrieved 09-09-2024, from <https://circle.scot/wp-content/bibliography/Morris2016.pdf>.
- Tscholl, D. W., L. Handschin, J. Rössler, M. Weiss, D. R. Spahn and C. B. Nöthiger (2019). It’s Not You, It’s the Design-Common Problems with Patient Monitoring Reported by Anesthesiologists: A Mix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BMC Anesthesiology*, 19, Article No. 87. Retrieved 30-10-2024,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540409/>.
- Winkworth, G., M. McArthur, M. Layton, L. Thomson and F. Wilson (2010). Opportunities Lost - Why Some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are Not Well Connected to the Service Systems Designed to Assist Them. *Australian Social Work*, 63(4), 431-44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8: 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Yuan, E. H.-W. and Y.-W. Ku. (2024). “My Childhood Life Falling Apart”: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Young Carers Managing Parental Mental Illness in Taiwan. *Child Abuse Review*, 33(4), e2893. Retrieved 09-09-2024, from <https://doi.org/10.1002/car.2893>.